

312381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電氣

多餘人日記

屠格涅夫著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多餘人日記

屠格涅夫著

海岑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九五四年·上海

新華文庫

第 253 號

多餘人日記

定價 ¥5.100

著 者 [俄] 屠 格 涅 夫

譯 者 海 岑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出版業務部電話四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奎 記 印 刷 所

(上海新聞路 920 弄 25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X1067 1/22

印張: 5 5/8

字數: 55,00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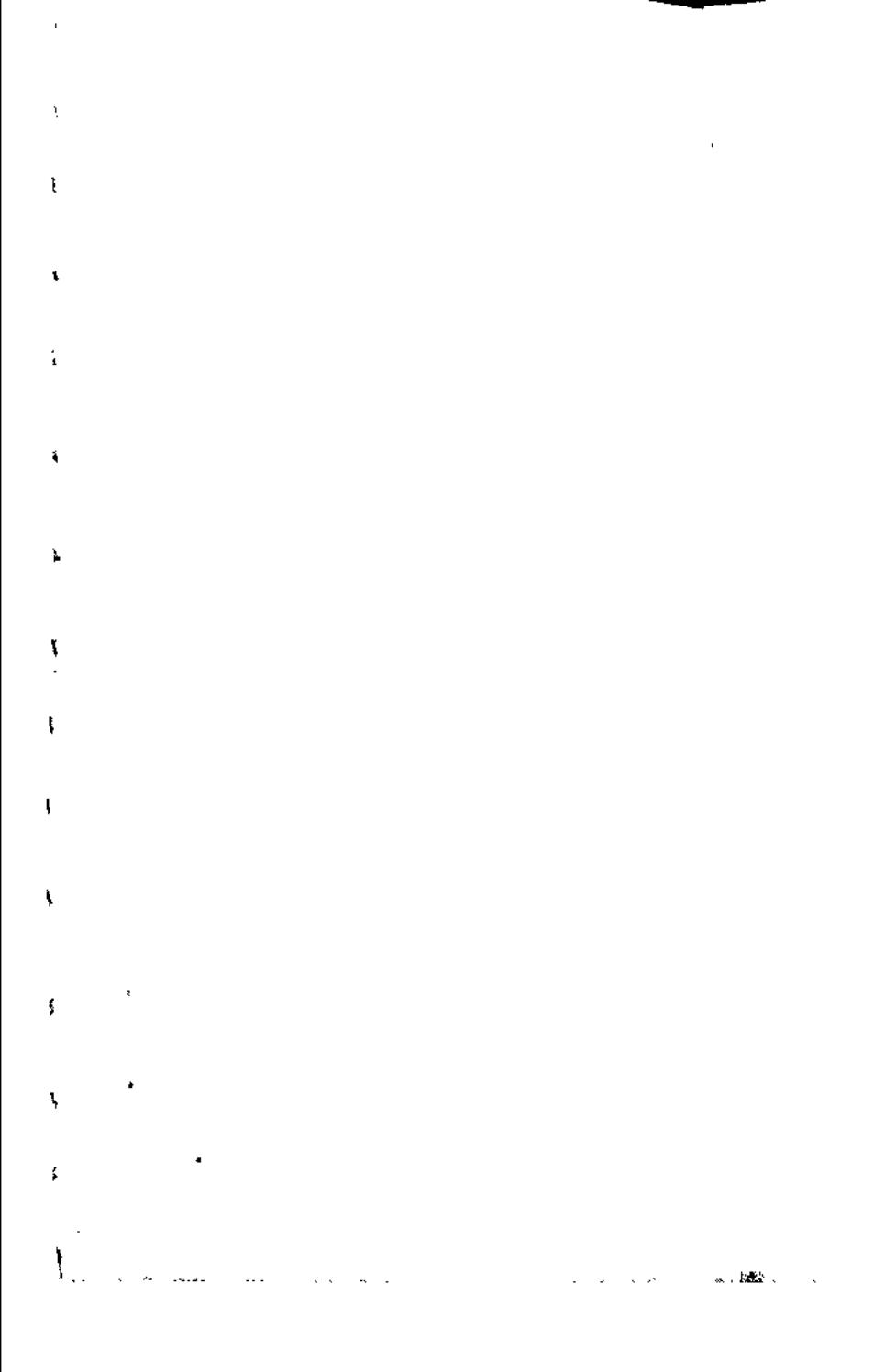
我狂喜得喘了一聲，馬上轉過身來街看利亞，
(見第一〇九頁)

佛萊契 + 羅素姆繪

目次

彼都施柯夫	三
多餘人日記	八
羊錄	一六
解說（和羅次基）	一六
關於『多餘人日記』（杜鮑維柯夫）	一六

多餘人日記



彼都施柯夫

一

一八二〇年O城裏面住着一位陸軍中尉，名叫伊凡·阿法那西伊奇·彼都施柯夫。他生在一家沒有錢的人家，五歲的時候死了爹娘，落到監護人的手裏。承蒙那位監護人的照應，任什麼財產也沒有給他留下；他勉強勉強過着日子。他是中等身材，背略微有點兒駝，那張瘦臉上長滿了雀斑，不過還是相當討人歡喜，淺褐色的頭髮，灰眼睛，羞怯的眼光，低腦門子上佈滿了密密的褶子。彼都施柯夫這輩子過得非常單調；到了四十歲上，他還是像小孩那樣年輕和不懂世故。他對熟人老是很顧臉，對待那些命運可以由他支配的人，又是非常和氣……

命運注定過又單調又愁悶的生活的人，往往會養成各式各樣的習慣和嗜好。彼都施柯夫每天早上喝茶的時候老是喜歡喫一個又白又新鮮的小麵包。除了這種好喫的東西他

簡直活不下去。却說，有一天早上，他的僕人阿尼西姆給他端來那隻煎炸的餅子，裏面盛的不是小麵包，倒是三塊深褐色的麵包乾。彼得施柯夫馬上帶點兒氣憤地問他的僕人：「這是什麼意思？」

「小麵包全都賣光啦，」阿尼西姆回答道，他是彼得堡牛人，讓命運奇怪的播弄給帶到了南俄最偏僻的地方。

「沒有的事，」伊凡·阿法那西奇嘆道。

「已經賣光啦，」阿尼西姆再說一遍，「今天貴族長公家裏請客，您知道，所以東西全都上那兒去啦。」

阿尼西姆把手在空中擺了一下，右腳向前一伸。

伊凡·阿法那西奇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穿好了衣服，自己上麵包舖去了。白城裏面這家唯一的麵包舖大約是在十年前由一個德國僑民開辦的，不多時候生意就很興旺，眼下的他的寡婦，一個胖婆子管理下面越來越興旺了。

彼得施柯夫敲了敲那個小窗，胖婆子在小窗洞裏露出了她那虛胖的、腫脹慳慳的臉。

「請您給我一個小麵包，」彼得施柯夫快活地說。

○ 爲俄全縣的貴族選舉出來的代表，叫做貴族長，通常貴族間的糾紛即由貴族長仲裁解決。

「小麵包賣光啦，」胖婆子尖聲尖氣地說。

「您沒有小麵包了麼？」

「沒有。」

「這是怎麼回事？」笑話，我每天打您那兒拿小麵包，按時付錢來的。」

那婆子沉默地瞧了他一眼。

「拿個花捲，」最後她一邊打呵欠一邊說：「或者饅頭。」

「不要，」彼都施柯夫說，並且生氣了。

「隨您的便，」那婆子嘟囔道，砰的一聲把小窗洞關上了。

伊凡·阿法那西伊奇煩惱得很。他遲疑地往對街走去，就像孩子那樣，肚子的不痛快。

「先生……」響起了一個相當悅耳的女音：「先生！」

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抬起眼睛：一個十七歲光景的姑娘從麵包舖的小窗洞裏往外瞧。

手裏捏着一個小麵包。她長着豐滿的圓臉，紅噴噴的腮幫子，褐色的小眼睛，鼻子有點兒

往上掀，淺黃色的頭髮和頂漂亮的肩膀。她的面貌在在那顯出善良、懶散和無憂無慮。

「哪，老爺，這兒是給您的小麵包，」她說，微微地笑了笑：「我本來自己拿來喫的，」

不過既然您高興，那就讓給您好啦。」

「非常感謝。請您容許我……」

彼都施柯夫開始在自己的口袋裏面摸索。

「不用，不用呀，您儘管請用好啦！」

她把小窗洞關上了。

彼都施柯夫心境十分愉快地到了家裏。

哪，你沒有弄到小麵包？他對他的阿尼西姆說：「可是我倒弄到了，你瞧見麼？……」

阿尼西姆苦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伊凡·阿法那西伊奇一邊脫衣服，一邊問他的僕人：

「勞駕告訴我，老弟，麵包舖女掌櫃的那兒是個什麼樣兒的姑娘呀，呢？」

阿尼西姆相當陰沉地瞅着，邊回答道：「您問這個幹嗎？」

「沒有什麼。」彼都施柯夫一邊說，一邊親手脫掉靴子。

「她可長得挺漂亮哪！」阿尼西姆隨和地說。

「哎……長得不壞……」伊凡·阿法那西伊奇說道，也瞧着一邊，「她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麼？」

『華西麗沙。』

『你認識她麼？』

阿尼西姆沉默了一會兒。

『認識的』

彼都施柯夫正要張嘴，可是翻了個身，一下子就睡熟了。阿尼西姆出來到門廳裏，聞了聞鼻煙，搖了搖頭。

第二天，清早彼都施柯夫吩咐僕人伺候他穿衣服。阿尼西姆拿了伊凡·阿法那西伊奇那件家常穿的禮服，釘着極大的、褪了色的肩章的草綠色舊禮服。彼都施柯夫沉默地對阿尼西姆盯了好一陣子，隨後吩咐他把那件新禮服拿來。阿尼西姆有點兒詫異地照着辦了。彼都施柯夫穿上衣服，小心地戴上了麂皮手套。

『你，老弟，』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說：『今天不用上麵包舖去啦。我自個兒彎一彎……順路的。』

『遵命，』阿尼西姆回答得那麼突然，就跟有人在後面推了他一把一樣。

彼都施柯夫出門了，走到麵包舖那兒，敲了敲小窗。那個胖婆子打開了小窗洞，

『請您給我個小麵包，』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慢吞吞地說。

那個胖婆子伸出一條直露到肩膀那兒的胳膊，與其說那是條胳膊，不如說是條大腿，把一個熱麵包一直塞到他的鼻子底下。

伊凡·阿法那西伊奇在小窗下面站了一會兒，在街上來回地走了兩回，向院子裏瞧了瞧，臨了，對自己的孩子氣覺得不好意思，手裏拿着小麵包回家了。他，整天都覺得不適用，就是到了晚上，他也不跟往常那個樣兒，跟阿尼西姆聊天。

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是阿尼西姆上麵包舖去了。

二

幾個禮拜過去了，伊凡·阿法那西伊奇完全忘記了華西麗沙，照舊跟他的僕人親密地聊天。一個晴朗的早晨，布勃里津先生，一個放蕩不羈，非常慫恿的年輕人，跑來看他，說真箇的，那個人往往自個兒也不知道在扯些什麼，而且可說是愣頭愣腦，不過大家還是把他看做談話時候挺討人歡喜的對手。他抽煙抽得挺兇，狂熱地拚命地抽，擰着眉毛，縮緊胸脯，顯出一副担心的樣子，或者，不如說顯出那樣的一副樣子，祇要讓他再抽一口煙，他馬上就會告訴您一個出於意外的消息。有時候他還在喉嚨裏像牛叫那樣吼了一聲，擺

「下手，急急忙忙把一袋煙抽完，彷彿突然想起了什麼非常有趣或者重要的事情，張開了嘴巴，噴出幾個煙圈兒，隨後說出頂尋常的話，有時候索性一聲不吭。」布勃里津先生跟伊凡·阿法那西奇東拉西扯地談了一陣子鄰居啦，馬啦，地主的女兒啦，還有其他人有教益的題目，忽然霎了霎眼睛，把自己那撮頭髮弄得亂蓬蓬的，臉上掛着狡狴的微笑走近那面非常模糊的鏡子，那是伊凡·阿法那西奇的屋子裏面雕的裝飾品。

「我們可得說一句真話，」他說，一邊摸了摸他的褐色的頭髮，「我們這兒有的是這樁出色的做買賣人家的姑娘，簡直把你那墨傑金的維納斯不知道比到哪兒去啦……比方說，您可瞧見過麵包舖的姑娘華西麗沙麼？……」布勃里津先生抽了一口煙。

彼都施柯夫吓了一跳。

「不過，」布勃里津往下說，消失在股濃煙裏面了：「我在問您些什麼呀？本來您就是這一路的人嘛，伊凡·阿法那西奇！上帝知道您在幹些什麼，伊凡·阿法那西奇！」

七 應作麥地奇的維納斯，布勃里津讀錯了音，這是大約在一六八〇年由柯斯摩·德·麥地奇第二帶至佛羅倫斯的石像，希臘羅馬時期用巴羅斯島產的大理石彫成的維納斯像，像向左轉，兩手的姿勢顯出動人的淑靜。

『就是跟您一個樣兒嘛，』彼都施柯夫有點兒音惱，拖長了聲調說。

『噢，不對，伊凡·阿法那西伊奇，不對……您怎麼能說那樣的話呢？』

『怎見得？』

『噢，就是這樣嘛，伊凡·阿法那西伊奇。』

『怎見得？怎見得？』

布勃里津把煙袋啣在嘴角上，開始打量他那雙不很漂亮的靴子。彼都施柯夫覺得很窘。

『沒有什麼，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沒有什麼。』布勃里津往下說：彷彿在可憐他了。『不過關於華西麗沙那個麵包舖的姑娘，我向您報告：真是非常，非常漂亮……』

布勃里津脹大了鼻孔，慢慢兒把手插到口袋裏去。

說也奇怪，伊凡·阿法那西伊奇覺得心裏彷彿有點兒忌妒。他開始在椅子裏挪動身，好，不恰當地哈哈大笑，一下子脹紅了臉，打了個呵欠，在打呵欠的當兒，略微把下顎弄歪了。布勃里津又抽完了三袋煙，隨後離開了。伊凡·阿法那西伊奇走近窗口，嘆了口氣，吩咐拿點兒東西來喝。

腦袋。

阿尼西姆放了一杯渴望斯^①在桌子上，陰着臉向老爺瞧了一眼，背靠着門，搭拉着

『幹嗎你這樣想心事呀？』老爺有點兒恐懼地，親熱地問他。

『幹嗎想心事麼？』阿尼西姆回答：『幹嗎想心事……老是想看您的事呀。』

『我的事麼？』

『自然是您的事囉。』

『那麼你在想些什麼事？』

『我想的就是這個。』說到這兒，阿尼西姆圍着一撮鼻煙，『您好不害臊呀，老爺，害

臊呀。』

『怎麼害臊？』

『怎麼害臊……您倒瞧瞧布勃里津先生吧，伊凡·阿法那西伊奇……他哪一點不害

呀？您說吧。』

『老弟，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您不懂……不對，您懂得我的意思。』

① 渴望斯 Litrac：一種用麥芽或漿果、果子做成的清涼飲料，又叫戲國汽水。

阿尼西姆沉默了一會兒。

「布勃里津先生是個地道的老爺，有老爺的譜兒，可是您是什麼？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是什麼？您說吧。」

「唔，我也是老爺。」

「老爺，老爺……」阿尼西姆頂嘴道，激動起來了。「您是什麼樣的老爺呀？您，老爺，簡直就跟淋濕了的母雞那樣沒有勁兒，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您說吧。整天在家裏，這個樣兒，出點兒什麼東西來呀？您不打牌，不跟老爺……往五分請到。」

阿尼西姆擺了下手。

「唔，可是……你好像已經過了份啦……伊凡·阿法那西伊奇說，能張地抓些煙袋。」
「怎麼樣過份呀，伊凡·阿法那西伊奇，怎麼樣過份呀？您自己判斷一下吧。現在，仍舊請到華西爾沙……唔，幹嗎您……」

「可是你在想些什麼呀，阿尼西姆？」彼節施柯夫愁悶地打岔他。

「我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怎麼呀？上帝保佑您去搞吧。可是您還會搞些什麼呢？伊凡·阿法那西伊奇，對不起，您自己來判斷吧……您可不是……」

伊凡·阿法那西伊奇站起來了。